

勿忘国耻纪实

丛书

山文艺出版社

徐志耕

屠城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06

勿忘国耻纪实丛书

屠城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徐志耕

花山文艺出版社

内容提要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攻占南京之后，发动了一场长达六星期之久的血腥屠杀，在这场兽性战胜人性的大屠杀中，至少有三十余万无辜的中国人惨遭杀害。本书全面、真实、深刻地描述了南京大屠杀的始末，以确凿而生动的事实揭露了侵华日军的暴行，并深刻地揭示出造成这一悲剧的历史原因。

主编：王维玲 策划：方 殿 陈 新

勿忘国耻纪实丛书

屠 城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徐志耕

责任编辑：陈 新 刘红哲 装帧设计：愚 人

美术编辑：宋丕胜 责任校对：李桂香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102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7.25印张 140千字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定价：9元

ISBN 7-80611-612-5/I·602

铁与血的事实

——为《屠城——南京大屠杀纪实》作序

张耀华（原南京市市长）

这是一部史书式的报告文学，这是我们民族苦难的一个缩影，它记述了五十年前人类历史上一场举世震惊的大悲剧——南京大屠杀。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的血腥大屠杀。当时，街巷积尸成垒，江河一片赤红。据史料记载，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二十八案，计十九万人；零散屠杀八百五十八案，计十五万人；共屠杀南京难民和放下了武器的国民党官兵三十余万人！这一中外触目的暴行，当时就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的谴责。一九四六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判决书中指出：“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对南京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判处绞刑。另一个“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第六师团长谷寿夫被引渡到南京受审，于一九四七年处以死刑。

这血与铁铸成的事实，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近年来，日本有一小部分人妄图否认他们侵略中国的罪行。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他们攻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不公正”的、“不是依照国际法进行的”。这不能不引起我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关注。

这部报告文学作品，第一次全面、真实、深刻而形象地描述了“南京大屠杀”的始末，作者用大量生动的事实，揭露了侵华日军的血腥罪行，揭示了造成这一悲剧的种种原由。温故知新，读一读这部作品，可以引起我们许多值得反思的东西。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人民有着数千年的传统友谊。但是，谁也不应忘记，两国关系史上曾有过侵略和被侵略的岁月。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之一，它理应公诸于世并让人们牢牢地记住，记住历史的教训。干戈化玉帛。一个民族的自省比一个民族的宽容更重要。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在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种种的苦难。扩张和掠夺是侵略战争的根源。扩张的野心不死，战争就不可避免。制止战争，是中日两国人民、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和责任。

时光如水，五十年弹指而去。世界进入了新的文明的里程。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的人们，都应该相亲相爱。我们热爱和平。我们不乞求和平。哪里燃起侵略的战火，正义的人们就应该在哪里把它扑灭。

人类不要自杀！

和平万岁！

一九八七年九月

献给遇难者
献给幸存者
献给反抗者
献给后来者

大地在诉说

这是一座以陵墓为胜迹的城市。自从两千四百多年前越王勾践在秦淮河边修筑越城后，这里战火连年，烽烟不绝。楚胜越，晋灭吴，隋亡陈，南唐、大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虎踞龙蟠的石头城诸侯争斗，帝业兴衰，六朝金粉，烟飞灰灭。只落得秦淮水寒，钟山荒丘！

明孝陵、灵谷寺、雨花台、中山陵，还有吴王坟、南唐二陵、六朝王陵，一处处古迹留下了一块块石碑。每一块石碑都是一位先人，向后人诉说着它的荣耀和它的不幸。

悲歌和欢歌编织了历史。石头城的人们，世代代述说着有关这座古城的故事，述说这座古城的血泪和仇恨！

我在大街小巷中穿行。我敲开了一家又一家的门，寻访经历过浩劫的老人。我想用他们的苦难和血泪，编织一个巨大的花环，献给不幸的人们。

很抱歉，我打搅了老人们的平静和安宁，我触动了老人们深埋在心底里的不愿再提起的悲哀。提起它，他们恐惧，他们惊慌，他们痛苦，他们愤怒！四牌楼街道的涂宝诚指着一扇旧板壁对我说：“原来这上面有我父亲被害的血迹，现在血迹逐渐淡漠了，可日本兵给我心里留下的创伤，是一辈子也抹不掉的！”长白街的老人熊华福诉说了他被侵华日军害得家破人亡的苦难后，沉痛地说：“同志啊，世上什么苦都能吃，可千万不能当亡国奴！”

我在浓荫如伞的泡桐和高高的棕榈树下推开了老式楼房的小门，一位矮个子的白发老妇步履蹒跚地笑着迎出来了。我递过介绍信，她一看，脸色立即变白，泪水顺着密密的皱纹淌下来，她的手和腿都在微微地颤抖。她的丈夫和哥哥等四个亲人都被侵华日军杀害了，她守寡了五十年！

慈眉善目的宏量法师是虔诚的佛教徒。当我问及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暴行时，他抖动着白发白须，哭诉了僧侣们的苦难。他的代刀师傅梵根是长生寺的住持，日本兵来时，他正带着弟子们跪在大殿中合掌念佛。凶暴的日军一个一个地把佛门子弟拉到殿下的丹墀上，一枪一个，一连杀了十七个！

江水滔滔。一位在集体大屠杀中的幸存者站在五十年前受害的长江边，声泪俱下：“那时江边全是尸体，长江水都是红的！”

血海、火海，铭刻在人们的心海！两眼红肿的夏淑琴大娘哭泣着向我诉说了她的悲哀：“我那年才八岁，日本兵一来，全家九个人被杀了七个，只剩下我和吃奶的妹妹，我天天哭，眼睛哭烂

了，烂了五十年了，一直看不清！”

经磨历劫的老人们捧出死难者的照片给我看，掀起衣襟露出一块块的伤疤给我看。他们还把埋藏在心头最隐秘的、羞于人言的深仇大恨讲给我听。啊！我的被欺凌和被污辱的同胞！

近百位老人悲怆地向我诉说了那一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的心在颤抖，我的神经像触了电！我惊愕了：这绿色古城的昨天，曾是一片血泊火海！

南京，因为她失去了太多的红，因而她生长了更多的绿。我对这绿荫森森的城市忽然陌生了，都市的喧闹声变成了三十万鬼魂的呼号。拧开自来水龙头，我感到水中还有一丝丝难闻的血腥气。见到马路边从地下崛起起来的一条条银灰色的梧桐树根，我疑心是死难者枯朽了的根根白骨。中山路上一盏盏金红色的街灯，可是遇害者淌血的眼睛？

今天人流如潮的鼓楼商业区，当年是尸山血塘！车水马龙的新街口矗立的金陵饭店，五十年前是赶马车的崔金贵搭芦席棚躲避日本兵的地方。他对我说：日军进城的第二天，新街口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中国人的尸体。对面那幢粗大的黑色圆柱支撑的中国银行，那时是日军的司令部！苍松如涛的灵谷寺四周，当时尸横遍野，白骨散乱，三千多位遇害者丛葬一起，立了一块“无主孤魂碑”！

一位目睹当时情景的外国传教士曾说：“知道但丁在《神曲》里描写的炼狱的人，就不难想象陷落时的南京。”

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至一九三八年一月的四十几天时间里，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了三十万个中国人。三十万个生灵，是三十万条生命！三十万个人排起来，可以从杭州连到南京！三十万个人的肉体，能堆成两幢三十七层高的金陵饭店！三十万人的血，有一千二百吨！三十万个人用火车装载，需两千五百多节车

厢！

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是与奥斯威辛集中营一样的人类毁灭人类的大悲剧！它是兽性虐杀人性、野蛮扼杀文明的记录！那是人退化为兽的日子！

我从金色的天堂之门进入了黑色的地狱之门。我见到了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一群又一群怪物。是人？是神？是兽？是魔？是妖？是鬼？我听到了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狞笑、悲号、惨叫、乞求和祈祷。

这是人间的不平和人类的不幸！

目 录

铁与血的事实	张耀华 (1)
--------------	-----------

序：大地在诉说	(1)
---------------	-------

第一章 13——黑色的数字	(1)
第二章 安全区写真	(16)
第三章 血似江水水似血	(41)
第四章 虔诚的教徒	(76)
第五章 街巷血泪	(88)
第六章 焚毁与洗劫	(109)
第七章 秦淮残月	(118)
第八章 难言的苦难	(132)
第九章 不安的“安居”	(143)
第十章 伤痕不平恨不平	(166)
第十一章 荒野孤魂	(174)
第十二章 历史的审判	(186)
尾 声 愿历史成为过去	(220)

第一章

13——黑色的数字

像东方人笃信佛教一样，西方人笃信《圣经》的神圣。《圣经》中说，耶稣与他的十二个门徒共进晚餐，紧靠在桌边的犹大显得卑劣和恐惧，右手紧握着出卖老师而获得的一袋金币。因为犹大的出卖，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十三”是个不吉祥的黑色的数字。荷兰的街道上找不到十三号门牌，英国的电影院里没有十三排和十三号座位，美国人决不在十三这一日出门。

就在这一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侵华日军五个师团杀进了当年的中国首都南京！

十二月十三日，是西班牙的马德里向拿破仑投降的日子。

十二月十三日，是沙俄军队占领中国旅顺港的日子。

十二月十三日，是一个灾难的日子！

陷 城

夜深了，枪炮声渐渐稀落下来，只有城内的一些地方还朝漆黑的夜空发射一串串红红绿绿的信号弹，这是汉奸们在为敌机指示轰炸的目标。

中华门城楼上，团长邱维达刚刚指挥过一场激战。两个小时以前，三营营长胡豪来电话报告，中华门与水西门之间城墙突出部有一段已经被突破，攻城的日军正在用绳梯向上攀登。

透过黑蒙蒙的夜雾，巨龙般的城墙已经被日军的飞机和炮弹轰塌了好几处垛口。雨花台下午已经失陷，此刻，这里就是第一线了。他在电话中发出命令：

“挑选一百名精壮士兵组成敢死队，一小时内将敌人反击出去，任务完成，官兵连升三级！”

放下话筒，他走出指挥所，命令机枪大炮直接掩护。这时，勇猛的胡豪率领敢死队吼叫着冲入敌阵。刺刀与刺刀相击，寒光与寒光相映，枪弹对射，鲜血飞溅，杀声震天。顽固的敌人与无畏的勇士抱成一团，撕打着、拼搏着，有的一齐滚下了城墙！不到一小时，突入城墙的敌兵全部肃清，还活捉了十多个。短兵相接中，胡营长和刘团副都中弹倒下了。

这时，师长王耀武来了电话：“全城战况很乱，抵抗已不可能，为了保存实力，部队在完成当前任务后，可以相继撤退，撤退方向为浦口以北。”

放下电话，他立即感到情况不妙。敌人还在反扑，战斗正在继续，怎么能撤退呢？中校团长邱维达拿不定主意，只好找来几位连长、营长一起研究撤退方案。

手电筒在地图上照了几下，雨点般的机枪子弹就朝指挥所扫过来了。邱团长左腿中弹，正伤着动脉，血流如注，只好用担架抬下城墙。一直到下关，他才苏醒过来。

接到撤退命令的部队大都撤下了阵地。十三日凌晨零点十分，日军第六师团的前锋长谷川部队攻入了南京十九座城门中最坚固的中华门。接着，日军的冈本部队也冲入城内。南京城的南大门陷落了！

凌晨三点，守卫中山门的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和保安警察第二、第四中队在激战了三天后，损失惨重。敌人连续重炮猛轰，守城官兵奋勇抵抗。但钢筋水泥筑成的永久工事，却经不起任何炮火的轰击。原来，工事的横梁用竹子代替了钢筋。虽然外面抹了水泥，里面的竹子早就腐烂了。教导总队是蒋介石的铁卫队，不仅装备精良，干部又都是蒋介石的亲信，怎么受得了这样的屈辱？当时群情激愤，一致要求报告蒋介石，严惩修筑城防工事的警备司令谷正伦。

又是一阵猛烈的炮击，金红色的炮火和灰黑色的硝烟在城墙上升腾。又有一些人倒下了，伤兵们在不停地呻吟。守城的官兵明知大势已去，还是狠狠地发射了一阵炮弹，捷克式机枪的弹雨密集地向城外的日军阵地扫射。

德国装备的教导总队的官兵和警察开始退却了。

天慢慢地亮了，攻击南京东郊中山门的大野和片桐部队的日军狂叫着冲过铁丝网和护城的大水沟。有一些日军在冲到卫桥时，踩响了地雷，死伤了十几个。

先头冲向城门的日军，不顾城墙上掩护撤退的守军居高临下的射击，像黄蜂一样地从被轰塌的缺口处爬上了城墙。有的吼叫着去搬掉封住城门的沙袋，一部分日军在城墙上下搜索守城的中国军人，遇有不能动弹的伤兵，便恶狠狠地用刺刀一个个地杀死。

失去了抵抗力的守军成了侵略者的俘虏。十多米高的中山门城墙上，排列着一队放下了武器的国民党官兵，他们用惊慌的目光和微笑看着战胜者凶狠而骄横的神态。寒风嗖嗖，他们颤抖着。

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过来了，他们吼叫着，一个一个地朝着俘虏的胸部、腰部猛刺，鲜血飞溅。随着一声声呼喊和惨叫，俘虏们一个又一个地被捅下了高高的城墙。

协助二五九旅守卫光华门的八十七师副师长兼第二六一旅旅长陈颐鼎，望着茫茫夜空，倾听着远远近近稀落的枪炮声，心中急得火烧火燎。已经是十三日凌晨了，无线电台与师部联系不上，中山门方向的城墙上已经看不到什么守兵，黄埔三期的青年军官纳闷了。正在这时，派去打听情况的孙天放副旅长骑着自行车气喘吁吁地回来了，他说：

“有不少部队都撤退了，下关很乱，没有人指挥，很多人挤在那里，看样子南京不守了。”

陈颐鼎想：不会吧，既然撤退，我们怎么没有接到命令呢？何况眼前与敌人正面对峙着。背后是护城河，右边老冰厂高地上的敌人封锁了去光华门的通路。但不知为什么，光华门也听不到炮声了，他还是指挥部队抵抗。天微微亮了，城内好几个地方起火了，好像是新街口和鼓楼。二六一旅已经牺牲了二三百个官兵，伤员增加到五百多，眼下进退两难。他不敢撤，因为战前是立过军令状的。

陈颐鼎拿起电话，想与守卫光华门的二六〇旅刘旅长联系一下，叫他往这边靠拢。电话不通，原来二六〇旅已经撤退了。

不能再犹豫了。陈旅长召集营以上军官在一间小房子里开了会。大多数人说，只有撤退，才能脱离包围。他不敢擅离职守，他的部属一个个在决议上签名，表示共同负起撤退的责任。

残兵败将抬着伤兵，跌跌撞撞地穿过弹雨，向着城西北的长江边逃命。

光华门城墙内外的散兵壕里填满了尸体，横在道路上的沙包和圆木还在燃烧，旁边躺倒着不少死者。日军的坦克车轰隆隆地从尸体上轧过去，冲过了五龙桥，冲过了午朝门！

南京沦陷了！十二月十三日这一天，侵华日军的随军记者们以最快的速度，向日本国发出电讯：

[同盟社大校场十三日电] 大野、片桐、伊佐、富士井各部队，从以中山门为中心的左右城墙爆破口突入南京城内，急追败敌，沿中山路向着明故宫方面的敌中心阵地猛进，转入激烈的街市战，震天动地的枪炮声在南京城内东部响个不停。敌将火器集中于明故宫城内第一线主阵地，企图阻止我军的进击，正在顽强抵抗中。

《朝日新闻》在十二月十三日日军攻入南京城时主要以照片的形式发了号外。《读卖新闻》在同一天的“第二晚刊”上也用《完全制南京于死地》、《城内各地展开大歼灭战》的标题作了报导：

[浮岛特派员十三日于南京城头发至急电] 由于我左翼部队渡扬子江占领浦口，正面部队拿下了南京各城门，敌将唐生智以下约五万敌军完全落入我军包围之中。今天早晨以来，为完成南京攻击战的最后阶段，展开了壮烈的大街市战、大歼灭战。防守南京西北一线的是白崇禧麾下的桂军，粤军在城东，直属蒋介石的八十八师在城南各地区继续作垂死挣扎，但我军转入城内总攻后，至上午十一时已控制了城内大部分地区，占领了市区的各重要机关，只剩下城北一带尚未占领。市内各地火焰冲天，我军乱行射击，极为壮烈，正奏响了远东地区有史以来空前凄惨的大陷城曲，南京城已被我军之手完全制于死地，对事变以来的战局来说，重大的审判业已降临。

江水滔滔

败兵如潮水般向江边败退。

营长欧阳午听说掘江门被堵塞了，就带着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和一个迫击炮排从煤炭港方向来到下关。这时，是十三日的零点。

下关码头人山人海。他挤来挤去地找他的团长张绍勋，张团长没有找到，却遇到了二一五团的伍团长，伍光宗团长说：“这个时候哪里找得到人？你快带部队找船过江吧。”

哪里去找船呢？沿江马路挤满了退下来的散兵、败兵、火炮、车辆和逃难的男女老小，哭喊声、叫骂声连成一片！日军的侦察机不时像旋风般地飞过来，在江边扔下几颗刺人眼目的照明弹，吓得人抱着头到处乱跑乱叫！

虽是寒冬天气，江面上黑压压的全是人。没有船，他们用门板、木盆、柜台、毛竹、电线杆，连肉案子和水缸都抬出来当作渡江器材，也有因为争夺渡江的木头而相互开火的。只要能找到漂浮的东西，都抱着往江里跳！敌人的舰艇已经突破乌龙山炮台，向着江面乱扫机枪！枪弹飞进，江水滔滔，江上鬼哭狼嚎！

传令班长王锦民带来了十多个士兵，一个个手拿驳壳枪，好不容易从粤军第六十六军控制的船中搞来了四条。船少人多，还没有等到靠岸，人们都像饿狼扑食似地跳上去了，有的船当场翻沉，重机枪和炮排都没有上船。天亮到达江北，欧阳午一点人数，全营只有一百多人渡过了长江。

与陈颐鼎将军相比，营长欧阳午还是走运的。陈颐鼎带着残部天蒙蒙亮赶到下关车站时，碰到了师部的一位副官。这时他才消除了擅离阵地的恐惧心情，因为军长王敬久和师长沈发藻头天

就撤退到了江北。他又气又急，糊里糊涂地打了五天的南京保卫战，不但上级的面一次也没有见到，连撤退命令都不传下来。要紧的是眼下，怎么带领部队渡过长江？

他和二六〇旅旅长刘启雄研究。胖乎乎、黑乎乎的刘旅长说：“走上新河，向芜湖方向突围！”

陈颐鼎说：“不行，日军是大包围，先失芜湖，再打首都，还是沿江边到龙潭，走山路往浙江方向去。”

性情暴躁的刘启雄不同意，他说：“发饷！每人十万中国银行的票子，先到难民区去躲一躲再说！”

他带了一些人进城了。近百人跟着陈颐鼎往下游走，越走人越多，不久八十七师的官兵也跟上来了。大家一看领子上一条红杠加一颗金色三角星的将军在前面走，都抱着生的希望紧随这位穿甲种呢军服大衣的人。陈颐鼎是下关码头潮水般退下来的败兵中最高军阶的指挥官。他一边走，一边喊：“跟上！跟上！”

午饭后走到燕子矶，他坐在山坡上休息。认识和不认识的士兵围着他喊：“旅长，我们听你指挥！”“旅长，我们跟你行动！”

陈颐鼎布置警卫排在山头上放好哨，叮嘱说：“日军往南京去，不要睬他，只监视，不鸣枪，天黑我们往茅山方向去。”放好哨，就集合起这支二三千人的杂牌军讲话，讲完目前险恶的处境，他要大家临危不惧，还讲了突围方向。接着是编组，军官、军士、战士各站一边。正编着组，山上的哨兵鸣枪了。一听枪响，几千人哄地一下散开了，争先恐后地又往下关方向逃。

哨兵从山上飞跑下来，嘴里高喊：“日本人上山了，快跑啊！”卫士们拖着旅长往江边走。江边没有船。陈颐鼎回头一看，日军已经从山上冲下来了，连黄军服上的红领章都看得清清楚楚了。眼看走投无路，他拔出手枪准备自杀，身旁的卫士一把把他抱住了：“旅长，不能开枪啊！”